

【在人间】

蹚过麦茬地



□牟民

又一个夏季,迎来了麦子的丰收。

一大片一大片麦子倒下后,小车、马车涌动,似一个个大浪头,把一捆捆麦子卷走。落下的麦穗零星散布,在孩子们的捡拾中,扎起小麦个子,加入到麦堆中。

身后,留下一片片麦茬。多年后,我读张炜的《人生麦茬地》,里边写道:“一个从无垠的原野上走来的人生,忘得掉炎炎夏日里那一片接一片的银亮麦茬,像电光闪烁一样的麦茬吗?”的确,我忘不掉麦茬,因为我曾经多次走过麦茬地,它留在了心中。

麦地的时空里依旧存着浓烈的麦香,一棵棵麦子的脚还深深扎在泥里,繁盛的根须继续延伸。整个麦田泛着金黄,只是没了原先的浪,换做一条条直线,匀称地规矩在自然的目光里。一双双裸露的大脚板抬起来,脚底有厚厚的石头硌不疼,锥子扎不进的老茧子,噗嗤噗嗤踩在麦茬上。麦茬软了骨头,顺从地歪在地上,等重力过后,再次挺立,又弹出了柔软的腰肢,麦子那不屈的特质还在。脚板在麦茬间的泥土上擦起灰尘,惊吓得麻蜥寻洞钻。

待大部队清理了麦地,村里几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结伴来麦茬地捡最后的麦穗儿,不舍得丢弃半个麦粒儿。她们佝偻着腰,慢慢向前挪,在每一墩麦茬里寻。有个夹在麦茬中的小麦穗儿,只有可怜的十几个麦粒,也逃不过她们昏花的却识得麦子的目光,如捡到一根金条,搁到篮子里。日头暴晒,她们并没觉着热,日光早在她们苍老的皮肤上沉淀成了一道墙,寒热侵不透。天晌了,她们不知饿,眼里只有麦穗。篮子里有块地瓜干,饿了,把麦茬扒拉一下,坐上去,慢腾腾地嚼地瓜干。有时,见到麦地里的苦菜,随手拔下,理顺了,半空里甩一下,搁嘴里嚼,继续在麦茬地里行走。她们走得那么慢,仿佛要把最后的麦茬记在心里。经过她们的捡拾,地里不见一粒麦穗,好比给麦茬梳干净了头。傍晚,每个篮子里装了三两把麦穗,往场院里去,半路被队长拦住说,大妈大婶们,拿回家吧,赶紧做了吃,这本来是丢弃的,归你们啦。老太太们回到家,拿起剪刀,剪掉麦穗,将麦穗放在碓臼里,举起杵子,捣麦粒。举一下,捣一下,嘘口气,竟捣出了一小瓢麦粒。老太太笑开了满脸的皱纹,嘴里念叨:可吃上新麦了。她们该感谢麦茬地哟!

麦子刚收,点种上玉米,恰逢一场及时雨,玉米几天露出了脑袋。没了阻隔,嫩黄的玉米苗儿,一天一个色,眨眼黄绿了,再一看,绿莹莹的,给麦茬地上了新意。这一黄一青的比照,恰如人的老去和新生。有了玉米,麦茬显出了它的枯萎,根部残余的麦叶成了灰色,经几场雨,麦茬也没了原有的锋芒。

记忆里,我家屋后有百亩旱涝保收的良田。麦收一过,我跟同伴们上学,为不绕路,直达村北十里外的学校,我们会经过麦茬地。嘴里嚼着刚下来的麦子做的馒头,学大人样,赤脚走麦茬地。这是我们的习惯,一到伏天,开始赤脚走路,一个夏天能省一双凉鞋。走进麦茬地,早晨的泥土带着露湿。我们比赛着,谁也不准踩到玉米苗儿,挑拣着路走。那样蹦跳着,速度自然慢。我会踩着麦茬走,刚踩时,麦茬硬实,往肉里钻,钻来钻去,奈何不得我,脚底原有的厚皮,经泥土再次包裹,成了屏障。跑过半里地,我的脚板痒酥酥的,战胜麦茬的快感,让我腾起双手,像要飞行。

麦茬地在我们眼里,是个练脚板的场地。大人们会摸摸我们的脚板,说:看,没脚气,走过麦茬地成大人了。

麦茬活着,便侵占着玉米的养分,要适时地结束麦茬的生命,强硬挖它出来,可以沤粪,可以烧火。

那大片的麦茬成为队里的负担,忙着夏管,整劳力无暇顾及,那就分给中年妇女们。她们做完了场院里打麦子、扇麦子、晒麦子的活儿后,每人分得一片麦茬地,从早到晚,用锄头砍麦茬。

砍麦茬,那可是个苦活儿。麦茬粗硬,赶上风调雨顺,看看麦秆粗壮,就会联想到地下那庞大的根系。一锄头下去,它摇摇身子,根部不动,你砍断了它的头颅,它依旧不挪地方,支撑起残破的身子,迎着再次下来的锄头。那就再次挖下去,挖一锄,断掉一部分根系,一墩麦茬,需用四五锄头。包给每位妇女二亩麦茬地,一上午,挥动锄头,竟一行麦茬都挖不到头。已经满身汗水的女人,力气耗了大半,望望正长的玉米,队长的话在耳边响:不要误工,三天砍完麦茬,否则不给记工。麦茬真的长在心里,脑袋一热,往手掌里吐口唾沫,锄头挥动,砍下去。

尘土在日头的催眠下,失去了自主性,它经风吹,会立刻活跃在空中,何况有了锄头的劲力,带起刷刷的风,身旁头顶便是灰尘的天下,用不着半天,汗水会搅拌泥尘在身,看不清衣服颜色。“土地焦干烫人,没有一丝水汽,如果有人划一支火柴,麦茬就会一直燃烧到天边。土地烘烤出人的汗水,给自己解渴。人的脸和土地一个颜色。汗水还是不停地流出来,肌肉干贴在骨骼上,生命之汁已经剩下不多了。”张炜的《人生麦茬地》里,有着砍麦茬的女人们的真写照。

记得那时母亲也分得二亩麦茬地。赶上她那几日胆囊炎发作,喝了两天金银花水,疼痛稍缓,便扛起锄头去砍麦茬。因为着急,天又酷热,干了半上午,昏倒在地里。那天队里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去玉米地里劳动。走到村北,有人说,你妈昏在地里了。我拔腿跑去。等我赤脚跑到母亲跟前,母亲已经苏醒过来。她嘴里正嚼着苦菜,满脸泥水,头发上满是灰尘。我拿起锄头,说:妈,你歇歇,我来!

我一锄头下去,麦茬欺我,只掉了上部分,底下根儿没动。我深挖下去,挥了两下锄头,把一墩麦茬挖出来。继续干下去,挖了十几墩,我没了力气,放下锄头歇息。母亲接过锄头,说:你别欺这活儿,最累人的。要砍掉一茬命,不费事儿哪行?

这是一茬命!麦茬在母亲心里多么重要。

我站起来,顺着麦茬,双脚跳起来,使劲踩下去,麦茬被我踩倒;回身,它们又挺起。我回家拿起另一把锄头,跟母亲一起砍,砍砍砍,到了中午,我胳膊酸疼,真的没了力气。这活儿,真不如推车送粪,不如拔麦子,不如砍玉米。我免不了愤怒:你个麦子,咋就扎得那么深,不一起走掉,留下半条命,给我们添麻烦!真苦啊,这活!

听我嘟囔,母亲说,砍麦茬,先要把心里的胆怯砍掉。

我问母亲,不砍它,让它烂掉不行吗?母亲理理沾满泥尘的头发,说:它不会立刻烂掉的,我们得送它一程。

下午,咬牙跟母亲一起砍麦茬,我想减轻母亲的负担。砍了一下午,母亲和我砍了半亩。我满手血泡。

第二天,走过麦茬地,我在母亲承包的地里使劲踩过去,我想,踩虽无用,起码,我动了它的底气。

母亲整整用了六天砍完了二亩地,队长按照标准给母亲记了工分,他知道母亲是带病参加劳动。

多年后,再次看到麦茬地,我穿鞋进去,感觉脚底一阵阵麻疼。那久远的砍麦茬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(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,高中退休教师)

【有所思】

背影

□熊代厚

于我。

父亲的腿有些罗圈,走路时不稳当。我跟在他后面,看着他的双手前后摆动,他的背左右晃动。

虽然80多岁了,但他背不驼,不像母亲。那一天,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布鞋,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衬衫,那是我穿了多年的。初夏的时候,我让它“退役”了,带回老家,准备干农活时穿。几次下来,我不想再穿了,想把它丢掉。父亲舍不得,说:好好的,怎么能丢?在过去,想找都找不到。

我每次给他买新衣时,买回来得到的都是一顿批评,说我浪费钱,说我穿了几天圆裆裤就随便糟蹋钱!

早上出发时,给他准备的是一件新衣服,毕竟是好不容易出趟远门。但他执意穿了这件旧衣服,说穿新衣服不自在。

父亲年轻时就很瘦,老了更瘦,这件衣服有点嫌大。他说,瘦子玩瘦西湖,蛮好。说完,他回头一笑,露出几颗残缺的牙。

天上没有云,岸边几丝微风。湖水很清,花很红,树很绿,映衬得这件褂子特别白。父亲仍在前面走,留给我的是他高高瘦瘦的后背。

突然间,我发现在他左肩胛处有一个拇指长的口子,露出了里面的肉。随着走动,这口子越来越大。这件衣服我已穿了六七年了,纱全稀了、薄了,终于在今天破了。

父亲并没有察觉,仍在前面走。他的汗渐渐出来,后背全湿了,衣服紧贴在后背上,两边的肩胛骨成了一个突出的阳文“八”字。那个豁口更加明显了,里面干瘦的骨肉显现无遗。

我有些难堪和内疚,告诉他衣服破了。他一点不在意,说:“这有什么关系呢?这是在城里,好歹要穿个褂子。在家里干活,夏天不都是天天打赤膊吗?破一点不要紧。”

他的兴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仍走在我的前面,留给我那挺直的后背和后背左上角那个显眼的口子。

朱自清的老父亲攀爬车站月台的背影映在千万人的心中,温暖了几代人,一直到今天,我们仍被感动。其实,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心中都留有父母的背影,也许你没有留意,也许你早已忘记。

这些背影,曾经高大,引领我们开启人生的旅途;这些背影,曾经坚定,陪伴我们走过许多艰难。如今,这些背影变得瘦小、变得羸弱,甚至在某一天消失了,但它永远地辉映在生命里,给我们温暖和力量。

(作者为江苏省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